



追念沈光漢大夫

文／施昭儀（弘光、東海大學退休老師）

那是 2007 年的事了……

由於例行的癌症指標檢驗 CA125 高於正常值，放射腫瘤科主任林大夫示意我求診婦產科。幾經折騰，婦產科主任如釋重負地對我說：「我非常肯定你絕不是我的病人，問題可能是來自你的胸腺橫隔膜。」依照他的示意，我轉往胸腔內科。

當時，由於口腔內傷口遲遲未癒，郭教授緊縮眉頭，建議儘快就近做高壓氧治療。中榮的高壓氧治療室隸屬胸腔內科，裡頭的溫柔護士推介了最符合病症的 Y 醫師給我。Y 醫師在聽了我的病歷簡述、看了 X 光片後，一臉驚愕，蹙眉狐疑道：「可能胸腔有腫瘤」，我鎮定地脫口而出：「不可能！」

不是我回應傲慢，其實 2005 年的那一場病，順服謙卑已成了我的人生信念之一。而仔細傾聽身體的聲音，也是那場病教會我的異能力。

Y 醫師迅即趑往其他診間，兩分鐘後，他來說：「如果不是腫瘤，就是肺結核。總之，我會安排你住院隔離做胸腺穿刺檢查。」肺結核？Y 醫師鐵定踢到鐵板！

一走出診間，暖烘烘的冬陽照得我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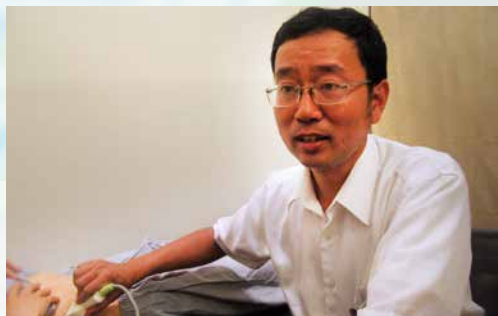
身是膽。告知家二兄後，當天下午我再度踏入胸內診間，看到沈光漢大夫。不過兩、三分鐘，沈大夫仰頭大笑：「都不是！這是肺部纖維化，化療造成的，沒問題。」沈大夫開立的保養藥物，沒多久便被我遺忘在角落，但沈大夫莊嚴相貌時時浮現在我心頭，覺得是有菩薩厚愛著他吧！

2012 年初，經歷數月徹夜的狂咳，胸背隱隱作痛起來，我若有所驚，這不是老症頭，再次求診沈大夫。這回，他的爽朗笑聲不再，「你可能感染非結核菌，治療起來很麻煩，不過一切要等到菌種檢驗報告出來才能確定。」

兩個星期後報告出爐，沈大夫激動拍腿、握腕為自己讚喝的神情，可是我一輩子永難磨滅的記憶。

如他所推測，我感染的是非結核菌中的膿瘍桿菌，這是西方世界所謂的「台灣怪病」。徒憑肺部 X 光就能掌握感染源，無怪乎他如此為自己按讚，我直覺「他那一雙法眼根本就是人間大醫王！」

歷經住院經月、逐日注射半年，治療過程確實是麻煩的、也是辛苦的，還好沈大夫溫煦如沐的笑容，總讓我感到有



人一路引領找尋出口那般自信無懼。

沈大夫的病患很多，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結核病患，排診中也不乏出家僧侶連袂而來。我的病症在醫學界無例可依、無藥可治，「如何配藥」成了我和沈大夫最無助、也漫長的對話。據說，沒有七、八年治不了；三、四年算不錯。

十二月底，沈大夫再度提出將我轉診台大的建言，他認為感染科用藥在抗生素方面，應該更精確，更能相輔相成。

醫病關係一旦持續一段時日後，病人面對醫師通常會產生如「孺子」般的依賴。所以在沈大夫再三推薦薛大夫之後，我才情願地如依親般投奔台大，展開三年來，尚未劃下休止符的治療之旅。

其實我是一直想念著沈大夫的，想著他莊嚴的相貌、想著他溫文的笑容、想著他慈悲的對話、想著他簡淨樸素掉了一個鈕扣的襯衫、想著他自信的臉龐、想著他午餐總以護士準備的麵包充飢、想像著他念佛打坐的神態，但是基於不浪費健保、不占用沈大夫寶貴的時間，從此之後我再也沒見過沈大夫。

再次聽到沈大夫的訊息是 2013 年 8 月，「他得了惡性腫瘤」，幾經打探，確認是鼻咽癌後期，我這才回神過來，原來他的「剎時閉神」是疾病徵兆，沈大夫輕忽了嗎？國內很多救人無數的良醫，不都是如此延誤了自己的病情？

2014 年 10 月 24 日，忙著在案頭製作 PPT，準備隔天去氣功道場演講的我，忽然接獲告知「沈大夫往生」，那是全身如一根羽毛霎時飄起再重重如鐵石直墜地面的恍惚。古人說：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」。真的嗎？我凝視窗外藍天，質疑、控訴，為何上蒼在不合宜的時刻，執意收回一個正當學養俱佳、視病如親的大醫王呢？

「皮囊殘敗，有常之理」，任誰都能接受，沈大夫看盡生老病死，比任何人一定更徹悟。我臆測，他放不下的應是妻小吧？但轉念一想，沈大夫的妻小應能走出死亡風暴，因為沈大夫一生最大的資產，就是他散發的能量—安人心魂。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稱菩薩「無畏生死」，果子師欽公上人臨終前名偈：「無來無去，無歹誌」；聽說沈大夫和其家人後來面對疾苦時也一樣安之若素。聖嚴法師曾比喻「人生好像坐巴士，死亡不過是從一輛車，轉到另一輛車去，如此輪迴轉世。」他臨終前許願：「乘願再來」。沈大夫是直接成就到了極樂世界？還是乘願再來，迴入娑婆世界繼續行菩薩道呢？

謹以此誌沈大夫逝世兩周年。